

浮邱子

濟蒼題



浮邱子卷之九

益陽湯鵬海秋著

釋和上

浮邱子曰。揆於道德。完於性。始之謂中。條而達之。無所往而不利。之謂和。故居里巷之側。父不和於子。則慈孝格。兄不和於弟。則友恭。哀夫不和於梱外。婦不和於梱內。則家道惡。而神亦訶之。立朝廷之上。君子不和於君子。則意氣橫。小人不和於小人。則機穽險。君子不和於小人。小人不和於君子。則國是紊。而氣數隨之。夫捫心弗以神示為監者。畏義必淺。舉事弗以氣數為歸者。誤世必深。故君子稟於中。以不偏而濟於和。以有其始終。蓋其遭逢聖哲。羽翼翺翔。手撐社稷。腹裏陰陽。本之以智。結之以誠。樹之以才。列之以章。進之以言。帥之以方。實之以事。積之以祥。有嘉無違。心膂股肱。一人端平。羣傑畢征。其容春霽。孫讓以將。順時制理。匪低匪卬。低亦不懦。卬亦不彊。恪居官次。萬夫之望。故四岳九官十二牧。和於虞。則天工時亮。太公周公。邵公畢公。和於周。則武成大告。莞夷吾鮑叔牙。甯戚隰朋。賓胥無。和於齊。則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士匄偃韓起。趙武。欒黶。魏絳。和於晉。則諸侯以睦。數世賴之。其在漢。三傑和於前。則芟夷秦楚。

如橫海而埽鱸鯢。平勃和於繼。則誅諸呂如去鼠狐。其在唐。房杜和於前。則貞觀事業。戡亂比湯武。而奏治幾成康。姚宋和於繼。則景龍開元。不與貞觀差其短長。其在宋。則韓范富歐和於朝。而慶厯聖德。被乎詠歌。其在明。則蹇夏三楊和於朝。而仁宣之業。斐然與漢之文景同其風。故觀霜露則知其和。觀草木則知其春。觀其人則知其國。觀其友則知其人。觀其小大總一。上下驩。薌則知其殖萬類。而朝百靈。故王良之御無顛踣。伯牙之琴無死聲。匠石之門無棄材。扁鵲之方無雜陳。古初以德侔。治平以人興。民以聖而生。物以賢而名。故土相扶為牆。柱相接為堂。六翮之飛及於遠。百足俱行而不僵。三十輻共一轂。夫然後不窮於轉也。二十八宿環北辰。夫然後明有尊也。故風雨調而悅情性。聖賢集而鋪緯經。一行周挾。享其利者不墜。一言和煦。食其福者如林。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佻。君子是則是效。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此言君子能以和上為國。而下為民也。若乃植善行仁。同厥本原。繼以鉏耒。不念厥前。一彼一此。水火區分。再接再厲。批擊百端。或槌其纖細。以為資。或蓄其疑。似以成寬。或暴其勲伐。以頡亢。或歧其塗軌。以倒顛。及其猛省。克用洗。

滄霧威塵銷燭以青天初為參商羣聽嘩傳終以金石則罔所愆初為狼狽苞
亂如平終以鶯鳴求其友生故祁奚豈不讐解孤也然而卒舉孤以治公門廉
頗豈不辱蘭相如也然而相如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則頗肉袒負荊謝羣蕭
何豈不與曹參不相能也然而何病則頓首帝前以參代已而得之賈復豈不
謀殺寇恂也然而上為解之則竝坐同車關羽張飛豈不厭諸葛亮也然而先
主申言魚水之義羽飛乃止程普豈不陵侮周瑜也然而瑜折節下之則如飲
醇醪而醉淳于式豈不表陸遜枉取民人愁擾所在也然而遜詣都則以式為
佳吏薦之陶侃豈不疑庾亮也然而亮引咎自責則與之談燕終日舉兵同趣
建康狄仁傑豈不擯婁師德也然而乃服婁公盛德之包容李光弼豈不忿郭
子儀也然而子儀執手涕泣薦主東伐以張其軍寇準豈不數短王旦也然而
準終以旦為不可及富弼豈不與韓琦不終好也然而琦使使上壽了不見其
芥蒂之痕蘇軾平日豈不與范純仁多異也然而上怒軾比先帝於漢武則純
仁從容白其非謗楊榮豈不嘗短楊士奇也然而士奇力為榮解不令帝以小
眚介意榮以此媿士奇相得甚懽賀達聖豈不與熊廷弼同里閤而不相能也

然而廷弼經畧遼東失事逢聖草疏揭白其寃故事有濬於同而清於異人有
鑒於氣而馴於情水有支其流而歸於海山有連於脈而斷其峯既往而悔其
過孰與未來而塞其爭將離而守其義孰與乍合而順其經喜怒多端而為人
所哂孰與壹其節以信其衷進退相拒而遺世以患孰與併其力以扶其宗故
兩虎不可以私鬪比目不可以單行康莊不可以榛梗良朋不可以不恒故玉
有玷而可磨我其毋擲諸草芥也舟有同而共濟我其毋視若胡越也蘭自為
馨松自為幹我知其各有本性也漆不厭黑粉不厭白我知其相反成功也詩
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龜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芣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
爾同死此言君子能勉其不和以歸於和也若乃涇渭不同源而流蘭艾不連
根而苗鴛鴦不共食其食鶴鷺不並棲其巢心所憎惡口以為招否之臧之快
厥詆譎及乎事會各執其標縱橫狡猾不可以要或為山嶽或為風颭或為豫
章或為杼桃風颭無端肆作傾橈山嶽溷頽失其峩峩杼桃婀娜眾譽以驕掩
蔽豫章斤斧周遭於乎明哲古訓是昭身世幾何挺受厥累一勝千負不補豪
毛乃付壘粉爾心則焦故屈原不喜上官大夫則投諸汨羅之水賈誼不周旋

絳灌則賦鵬長沙董仲舒疾公孫宏希世用事則出徙膠西汲黯輕張湯則棄
居淮陽稽康非薄湯武則鍾會譖之大將軍死於非辜殷浩與桓溫隙則北伐
無功廢為庶人薛道衡不能庠辭下氣則裴蘊誣其負才悖逆有無君之心而
殺之韓愈李紳爭臺參則李逢吉撻其辭語不孫以劾之嚴挺之不詣李林甫
則構成其罪以貶之蘇軾滋不悅於王安石則通判杭州以外之范祖禹劉安
世攻章惇則寘諸死地而幾殺之劉基短胡惟庸則挾賢行藥以毒之楊繼盛
惡嚴嵩則闢入張經疏尾以處決之故純陰純柔其術詭純陽純剛其病狂一
陰一陽其旨閎一柔一剛其理昌不屠龍者手不棘不騎虎者膽不慙不逐夸
父者不渴死於塗不學杞人者不憂天傾不隨時又不激物者志操良不怨天
又不尤人者壽命長不我然而我剖辨之者多謗傷不我然而我第聰明警戒
以備之者謗不揚不我能而我懲刈之者多禍殃不我能而我第恭敬縛紕以
事之者禍不萌故舟以虛而不觸劍以擊而摧芒潭以寒而善蓄木以高而早
霜名以危而難守實以闇而彌彰辨以馳而屢舛道以妙而勝常詩曰肆不殄
厥愠亦不損厥問又曰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此言君子能

以其和措厥躬於安全之地也。若乃蛇蝎成性，鵠鴝為羣，操黠飾詐，賣其時人。少則嬉游，壯則險艱，窮則因依，達則飛翻。喜則相與，怒則相吞。急則相媚，緩則相瞋。結心枝戾，載頑且嚚。雖曰式好，有狂其騰。故龐涓孫臏同學，及其負能相妒。則涓斷臏兩足而黥之，而臏乃更死涓於馬陵大樹之下。蘇秦張儀亦同學，及秦死，則儀振暴其短。李斯韓非亦同學，及乎非說秦王以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之術，則斯譖之下吏，遣非藥使自殺。張耳陳餘相然信以死，及其據國爭權，則耳斬餘於泚水之上。酈寄呂祿相友善，及其軍於北軍，則寄賣友以內周勃、韓馥舉冀州以迎袁紹，及疑紹見圖構，則至涓自殺。李林甫韋堅本姻亞相昵比，及堅以通漕有寵於上，則林甫惡之而奪其權。呂惠卿傅會王安石建立新法，驟至執政，及其罷知陳州，則發安石私書以證其罪。石亨徐有貞謀迎上皇，及有貞稍稍裁其貪橫，則亨等輩擠有貞以放於金齒。故宵小不實於信義，交游不符於典常，兩巧不可以並處，兩險不可以成行。兔自謂狡而犬獲之，惡知其為兔之短而犬之長也。鼠自謂碩而狸捕之，惡知其為狸之捷而鼠之降也。故松柏不生糞壤之側，揭車不闕野卉之香。智者不飲晏安之毒，仁者不

撤道德之防。不受誑誘者。名教有定。不遭艷奪者。福祿有常。不丐無名之惠者。不開怨竇。不作好勝之計者。不生寇攘。不學小人之學者。古不削而今不騁。不事小人之事者。已不賊而國不狂。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令此下民。或敢侮予。此言君子能豫於未然。而塞其不和之患也。若乃氣豁得易。迹通成親。徒矜厥鑒。未理其根。左縈右度。既攀既援。諱其垢翫。附於仁賢。不根之譽。夕造晨騫。膠膠翰音。遂登於天。乃其施設。氓萌拂焉。政事以毒。裁青以仍。乃其狡黠。不受研鑠。世程以梗。身計以便。自料不可。輒反其脣。抑又援他。寒其前盟。曾不一瞬。東西以紛。雲翻雨覆。萬怪畢臻。故伍子胥進伯嚭。及吳越行成。則詬譏子胥。以至於死。蕭望之接待鄭朋。以意及知。其傾邪不與通。則朋結許史。以傾望之。王嘉垂死。謂賢故孔光。不能進。以是負國。及攷劾嘉。迷國罔上不道。請付廷尉。雜治者。則光為之首。殷景仁引劉湛共參政事。及湛入。則憤景仁位任踰己。而毀景仁。陸贄引趙憬入相。及憬有憾於贄。則助裴延齡以罷絀贄。李德裕執政。引白敏中為翰林學士。及其失勢。則敏中乘上下之怒。竭力排之。李昉待廬多遜。以不疑。及多遜言於上。則毀昉不直一錢。寇準薦丁謂於李沆。

及其拂鬚之隙。則遂準雷州。蔣之奇黨。歐陽修。濮議以悅修。及之奇進。則訐修以自解。趙鼎。張浚。咸薦秦檜。及檜擅國柄。則傾陷鼎浚不已。陳循。屢薦徐有貞。及擅奪門之功。則有貞弗救。循而斥。遂內閣諸臣殆盡。故料其常弗料其幻者。碩人之量。思其順更思其反者。智士之機。蒼鷹飢附飽則遠飛。豺狼成性。食人以肥。花有開而笑。春風草有茂而害。夏畦心有白而轉晦。迹有比而倏離。數有極而必反。理有解而適疑。天有晴而變陰。人有樂而驟悲。物有微而寢長。事有怪而益奇。故讀書論世。所以廣識。彊恕求仁。所以誠欺。甯仁勝義。毋義勝仁。所以體物。甯爾負我。毋我負爾。所以壹懷。大而容之以紓其變。狎為不知之以毋觸其私。亂舊德不居之以毋奪其誠。對於衆毋姍笑之以隱其非。養之廉恥。需之歲月。以俟其悟。其不悟也。毋更讐之以自亂其所為。詩曰。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甯不來。又曰。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此言君子能以其和周旋於傾危之士也。若乃說事忼慨。談道崢嶸。賢人君子。樹之風聲。標榜所至。電疾雷并。浸流遂廣。靡有紀經。是非雜設。愚俊恣行。託於清流。咬爾嘉名。上曰黨人。國有常刑。乃錮乃禁。乃籍乃陵。下曰黨人。實所依憑。乃湯乃

火職思其馨。上曰：黨人匪邪，則狂乃蟲，乃賊乃蝮，乃蟾。下曰：黨人以匡典常，乃古乃今。脈斷而償，上下相戰，厥施裔皇。雖則天也，由人不祥，積氣成戾，裂體成創，必假巨物。胥虐以戕，故漢以甘陵南北部之爭，而宦官借之，捕鉤黨以危漢室。唐以牛李構怨，而白馬驛之禍，凡縉紳不與染者，柳璨誣為朋黨，貶死數百人。宋以洛蜀朔三黨交惡，而章惇蔡京黷國，榜奸黨於端門，伸其紹述之說，以蘄盡宋之元氣。明以東林黨人更相傾軋，而甲申之變，不能毋魁其罪於亡國之臣。故意見之勝，以一時禍患之作，以百年門戶之立，以一二人風尚之非，以千萬人無遠慮者，忽於近壞全局者，執其偏日行百里而趣之千里者，瘦其馬謂室有賊而一炬焚之者，喪其椽故處清濁不可以太察，調水火不可以不權。總紀綱不可以為怨，梯唱文學不可以與毀鄰。毋聖己愚眾，毋獵次居前。毋借公義以酬私憤，毋挾盛氣以宣善言。毋展談詭以啟羣小，毋肆攻抵以成孤騫。毋使操左道者，證儒術之不可為用。毋使張罔羅者，快善類之靡所不捐。毋視性命為贅旒，血流薦紳而弗悔。毋視時勢為碁局，鼎移姓氏而弗憐。詩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此言君子能戒慎恐懼。

以不離於和也。若乃國勢如寄。其亡其亡。魚游于釜。鷺巢于堂。爾憂爾懼。則猶有祥。爾弗憂懼。命不於常。日將潰矣。迺闕其光。畝既枯矣。迺計其糧。邱山不惜。鴻毛自彊。喪心作譏。則莫不僵。故宋至新法橫行。而國微矣。而王安石之愎。日與盈廷戰。其然不然。至南渡而國更微矣。而黃潛善汪彥伯力排李綱。秦檜力排張浚。趙鼎以壞其恢復之計。至海濱而國更微矣。而陳宜中動以臺諫論人。即忠如陸秀夫者。先譴而後召焉。明至遼東不守。而國微矣。而熊廷弼王化貞不相為用。以至於敗。至流賊而國更微矣。而楊嗣昌不能駭策。左良玉進止齟齬。賊勢遂橫。至福王而國更微矣。而馬士英阮大鍼居中間執俾史可法不得展布。故厓谷不直者。側勢不削。星斗不及者。鬼物不辟。公義不重者。私忿不釋。大力不舉者。小語不塞。故可為而為。匪一名一物之謂也。不可為而且為之。匪一手一足之烈也。不可已而不已。蓋樹智仁勇義為策力也。可已而更不已。蓋通天地人物為消息也。既欲居之母汙之。既欲葆之母埤之。既欲儀之母疵之。既欲率之母室之。既欲秉之母梗之。既欲根之母繁之。母抱薪而救火。火彌甚。母毀瀆而止水。水彌甚。母吞冰而療寒。寒彌甚。母揚湯而止沸。沸彌甚。母拯溺。

而授之石溺彌甚。毋去病而毒以藥病彌甚。故處難而不校勞佚者。志慮忠純者也。處晦昧而不校短長者。體段充實者也。處參差而不校愛憎者。性行淑均者也。處曲折而不校然疑者。品節簡易者也。不簡易者多端。而好詐不淑均者。賊心而好狠。不充實者。樓震駭而好移。不忠純者。負固而好騁。好詐者。天所厭好狠者。神所怒。好移者。民所嘩。好騁者。物所辟。詩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忼。不敢戲談。國既平斬。何用不監。此言君子不和。則不能收一髮千鈞之力。於危急存亡之秋也。於乎虎。罷狐兔。不絕於山。蛟龍蝦蟹。不絕於海。丹砂烏喙。竝入名醫。小人君子。竝列當代。我稽於古。載證以令。曾無誕生。君子不生。小人之天地。天地於是乎為能和矣。曾無福庇。君子罰必及。小人之神。亦神。於是乎為能和矣。曾無盡屠戮。小人獨留。君子之帝王。帝王於是乎為能和矣。曾無掖進。君子不節取。小人之聖賢。聖賢於是乎為能和矣。能和則能處。能處則能化。能化則能福。故鎮朝廷。莫如福。致福。莫如和。致和。莫如中。

釋和下

浮邱子曰中庸之言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不中則不和。不和則不行。故天以和成其高地以和永其甯。日月以和發其光。山川以和俊其靈。四時以和調其順。五行以和叶其平。八音以和宣其鬱。五味以和納其馨。故君和則氣不闕。臣和則職不荒。君和則不作智雄。不作智雄則輔拂剖心不涉。駕馭則封疆戮力。能剖心則輔拂和。輔拂和則啟沃共。啟沃共則國本貞。能戮力則封疆和。封疆和則利病共。利病共則民願償。故君和則臣和大。臣和則小臣和。大臣慎忭則小臣造其端。以徇所說。大臣怛易則小臣壹其職。不敢以他。大臣噪囂則小臣競其風。以闢所捷。大臣端靜則小臣息其謫。不敢以紛拏。大臣參差則小臣詭其辨。以辟所忌。大臣畫一則小臣襄其事。不敢以疵瑕。大臣豪斷則小臣居其間。以倚所重大臣謙退則小臣懷其德。不敢以頗。故小大秩則百官和。百官和則萬民和。萬民和則萬物和。萬民和則慟作息。慟作息則無倍畔。萬物和則大豐殖。大豐殖則無夭札。詩曰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和之至也。雖然和之至非同也。同之似非和也。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故君不可以苟同於臣。臣不可以苟同於君。君苟同於臣則遭

就而已矣。不然則私愛憎而已矣。不然則不可振刷而已矣。臣苟同於君則阿諛而已矣。不然則怯而已矣。不然則其中無有而已矣。故大臣不可以苟同於小臣。小臣不可以苟同於大臣。大臣苟同於小臣則供文法舞弄而已矣。不然則所好非其材而已矣。不然則厭事其事而已矣。小臣苟同於大臣則飾和平以結其知而已矣。不然則倚勢取快而已矣。不然則聽密囑以便私圖而已矣。故君臣和者國必昌。君臣苟同者國必傷。大小之臣和者國必舉。大小之臣皆苟同者國必荒。昔晏子言於景公曰。君所謂可而有不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不可。是以政平而民無爭心。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不可。據亦曰可。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是其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於乎。晏子之所惡於同。恩和者也。子思之所惡於同。賊和者也。恩和者無義類。賊和者無血脈。無義類者其道喪。無血脈者其心死。李斯師

賢人而苟同於二世公孫治儒術而苟同於孝武道喪也夫張禹孔光不知進退而苟同於外戚惠卿韓絳不知善敗而苟同於新法心死也夫然而道喪者不自謂喪道之外又生道焉心死者不自謂死心之外又生心焉是何也諱其苟同之道而號於人以為忠厚長者之道也諱其苟同之心而號於人以為婉孌稚子之心也凡忠厚長者之道不設畦畛而彼之惡濫亡歸似之以為惡濫亡歸大可羞以為忠厚長者轉可敬故道之外又生道焉凡婉孌稚子之心不辟機械而彼之頑鈍亡恥似之以為頑鈍亡恥大可憂以為婉孌稚子轉可恕故心之外又生心焉然而道之外又生道君子不以為道焉心之外又生心君子不以為心焉是何也忠厚長者今之所謂無用古之所謂有用也婉孌稚子今之所謂有差古之所謂無差也凡感天地而通神示靡不自其忠厚長者之道主宰焉被飾焉而彼何知焉方且懷謏迷國謂忠厚長者本不足為及其身敗名裂然後自居長者以塞天下之議故君子不以為道焉凡蓄道德而施仁義靡不自其婉孌稚子之心胎息焉旁魄焉而彼何知焉方且黨奸作勝謂婉孌稚子本不足為及其眾畔親離然後自坐稚子以丐天下之憐故君子不以為

為心焉。君子不以為道，則必使之道。吾道不以為心，則必使之心。吾心、吾道、何道也？大道也。直道也。吾心、何心也？初心也。正心也。大道根乎性，直道根乎氣，初心根乎天。正心根乎聖，根乎性者能善而不能惡之道，根乎氣者能剛而不能柔之道，匪苟同之道也。根乎天者能存而不能亡之心，根乎聖者能壹而不能雜之心，匪苟同之心也。詩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戒苟同也。且夫冥冥而行者，見寢石以為伏虎也；見植木以為後人也；故紆其體遁其詞，號於當代以為能和而羣無知者，又貢其諛詞，夸其盛德，以為能和，不有君子取和同而界畫之，是何異於石為虎而木為人也邪？

原宗

浮邱子曰：親親仁也，尊賢義也。親賢異體，仁義異用。左右低昂，唯其素定。涇清渭濁，厥流以分。內握明鏡，照物如神。母曰：親非其親，凡枝必歸其根。母曰：親不予欺，同宗而異其心。母曰：親必賢，性行材慮其或不然。母曰：非親而賢，不可倚杖。繫古之勛，則安所放？是故君子私其親，以恩；母私其親，以政；私其親，以故；母私其親，以兵。私其親，以政，謂之不中；私其親，以兵，謂之不祥。伯有歷三世而執

政柄於是乎汰侈而身不免季平子厯四公而政自出於是乎蘊蓄而民生心故曰私其親以政不中者也鄭伯失教於是乎太叔繕甲兵而不可以為弟衛莊公弗教其子以義方於是乎州吁好兵而不可以為子故曰私其親以兵不祥者也唯政唯兵公天下之物也唯仁唯義公天下之心也公天下之物唯賢者足以提挈之公天下之心唯聖者足以葆固之是故鴻有翼川有楫屋有棟馬有轡唯聖唯賢懋乃績聖不得賢百憂集我嘗汎覽古今之故思宗親而毒天下者何其代相踵而人相師也周之天下犬戎撓之始皇亡之而繡萬一戰則君臣之義鄭伯先廢之矣漢之天下王莽撓之曹操亡之而孝景刻薄則吳楚七國先衅之矣晉之天下五胡撓之劉裕亡之而孝惠昏愚則淪回穎越先自為殘賊之矣唐之天下武曌撓之朱全忠亡之而世民功高則建成元吉先欲譖殺之矣宋之天下遼金撓之蒙古亡之而德昭自刎則晉王先負金匱之誓矣明之天下也先撓之流賊亡之而建文仁弱則燕王先張靖難之軍矣我聞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且夫周漢晉唐宋明之毒亦既睹聞之矣爾乃擅政而莫能格君擅兵而莫能衛國匪唯莫格之又阿偏之匪唯阿偏